

南宋史籍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的发现及其价值

张其凡 白晓霞

南宋吕中,有《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》二十三卷,讲北宋史事,为宋代重要史籍。笔者自2009年起,承担教育部古籍整理项目——吕中《大事记讲义》的点校整理工作。在搜集该书版本时,得台北中国文化大学韩桂华教授之助,获见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所藏吕中《大事记讲义》及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的明清抄本数种。经比较发现,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是不同于《大事记讲义》的另一部著作,该书到2009年为止,未见国内有人提及或引用^①,堪称新发现的南宋史籍。香港城市大学专上学院黄慧娴女士,向201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提交了题为《吕中与皇朝大事记讲义新探》^②的论文,内中涉及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一书,但有误,亦未充分认识此书之价值。

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道光抄本《大事记讲义》二十四卷本时,在其《前言》中,将《大事记讲义》作者认定为吕祖谦,并且将《皇朝大事记讲义》与《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》作为一书的不同版本。笔者业已指出上述两说均误^③。黄慧娴之文中,力证吕中乃《大事记讲义》之作者,论述甚详,殆成定论;但仍

①日本学者平田茂树在《宋代城市研究的现状与课题》(载《中日古代城市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4年)中,曾引用吕中《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》卷一《正言兼读书》的记述。按,《大事记讲义》所附的《中兴讲义》一卷中,无《正言兼读书》条。四卷本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卷一有此条,而八卷本该条在卷四,二十七卷本在卷十二。故平田先生所引,当为四卷本《中兴讲义》。然笔者询问平田先生,他却否认见到过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一书。日本广岛大学教授寺地遵先生《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》(日本溪水社,1988年)一书,大量引用了《中兴大事记》的史料。据查,该书共有11处12条引用了《中兴大事记》的记述,其中6条引自吕中《皇朝中兴大事记》,4条转引自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,1条转引自《续宋编年资治通鉴》,1条转引自《宋史全文》。书中提及,寺地遵先生所见乃日本静嘉堂藏有黄虞稷题跋的抄本。此即四卷本,即平田先生所见。

② 载徐振兴、蔡崇禧主编:《研宋集》,香港研宋学会,2011年。

③ 张其凡:《〈大事记讲义〉初探》,《暨南学报》1999年第2期。

认为《大事记讲义》与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应为一书,乃书商分拆成两书的,故她将《大事记讲义》与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的版本混而为一,均认作《大事记讲义》的不同版本。是说不然。

按,如《大事记讲义》与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为一书,则二书之版本应相同。然现存版本中,仅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所藏九卷本《大事记讲义》与四卷本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合并著录,同为明蓝格抄本,但二者版本并不同,九卷本半叶12行,行20字;四卷本半叶12行,行23字。此两书均以每朝事为一卷,体例相同。此外《大事记讲义》二十三卷本与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八卷本与二十七卷本,则体例不同,均非每朝事一卷,而且版本也各异。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二十七卷本明抄本为半叶10行,行22字;清抄本为半叶10行,行20字;八卷本则为半叶9行,行20字。而《大事记讲义》二十三卷本明抄本(上海图书馆藏)为半叶10行,行19字;清抄本(复旦大学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均有收藏)版式同明抄本;二十四卷本清抄本为半叶9行,行21字。

检九卷本《大事记讲义》与四卷本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,实分装两册,各有题名,并未装订为一部书。据清陆心源《仪顾堂题跋》卷五与清瞿镛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十二,二十三卷与九卷本《大事记讲义》,均有宋刊本,可知这两种版本在宋代均有单行者。其中,尤以二十三卷本《大事记讲义》最为流行,有元刊本,明抄本,清抄本,并收入《四库全书》中。而九卷本《大事记讲义》,则仅有宋刊本与明蓝格抄本两种。对比其内容,九卷本不仅卷数少,内容也比二十三卷本少许多。

至于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,据各书著录,常见者为附于二十三卷本《大事记讲义》的一卷本。清抄二十四卷本之卷二十四,其类目与一卷本同,故亦可归入此类。其次则为二十七卷本,有明、清抄本各一种传世。此外,尚有明抄四卷本与清抄八卷本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各一种传世。不仅版本各异,检其内容,亦多少不等,二十七卷本最多,四卷、八卷本约略相当,一卷本则内容过少。

从《大事记讲义》与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的现存版本来看,二者版式完全不同,实为分别刊行的两书,虽作者相同,却不可混而为一。有一个巧合的情况:各种二十三卷本,如附《中兴讲义》一卷,则卷五有目无文,上海图书馆所藏明抄本《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》二十三卷,其卷五不缺,但内容却为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二十七卷本之卷五内容,且题曰《类编皇朝大事记中兴讲义》(此点黄文未提及)。而二十七卷本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卷五,目为高宗朝,正文却为太宗朝,其文正是二十三卷本卷五所缺之内容。而二十三卷本所附《中兴讲义》一卷,又恰巧是二十七卷本卷五所缺之内容。黄慧娴女士认为前一种情形说明《大事记讲义》与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应为一书的上下部分;后一种情况她未指出。合二者看,恐怕恰好反映《大事记讲义》与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应为两书,故互相挖补之事,才可成立,否则,“附一卷”则无处安放。南宋时期所编有关北宋史事之书籍甚多,多冠以“皇朝”字样,如李焘《长编》、陈均《皇朝编

年纲目备要》等,间亦有含十朝(即加高宗一朝)者,如李璫《十朝纲要》。包含北宋九朝与南宋前四朝的史籍,除成书于宋末元初的《宋史全文》与《续宋编年资治通鉴》外,未见有著录者。故《皇朝大事记讲义》全本当为二十三卷,已梓行之。有书贾欲出奇,遂从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中挖来卷五,作为一卷,或附于二十三卷后,或作为二十四卷。从现存诸本看,《大事记讲义》与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卷五的演变情况大致应是:刻印《大事记讲义》时,先从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中抽出卷五,作为附录而与《大事记讲义》合刻为一书。刻印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时,又缺卷五,遂又从《大事记讲义》抽取卷五刻入,俾成全帙。刻印《大事记讲义》时,又忽略了已抽走卷五的情况而径予付梓。到明代,有抄录者发现了这一情况,遂将附录一卷“中兴讲义”插入卷五缺文处。于是,就形成了现在的各种版式。如二书合刻为一书,则不必抽取一卷了,也就没有现存各种版本的出现。因此,现有版本情况也充分反映,二书是作为两书分别刻印的。

从内容看,《大事记讲义》除正文外,有治体、制度、国势三篇;而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则有中兴治体、中兴制度、中兴国势三篇。由此看来,二者显然是体例相同而内容不同的两书,并非书贾强分者。从传本看,《续宋编年资治通鉴》即引有《中兴大事记》之书名,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注文亦有“吕中《中兴大事记》”,再证之有关宋刊本的记载,可知此书宋代已有刊本流传,在长期流传中,逐渐湮没无闻。故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的出现,可称为“新发现”。《玉海》卷四十七著录吕中《皇朝大事记》、《宋史全文》在南宋纪事中引录《皇朝大事记》,明抄本卷端或作“皇朝大事记中兴讲义”,这些情况说明,吕中的两书应分别作《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》、《类编皇朝大事记中兴讲义》,合并可简称为《皇朝大事记》。二书的篇什均甚大,合刻则篇什更繁,故惟一合刻为十三卷者,作了大量删节,而且亦分装为两册。

二

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所藏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,有三种版本:①《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》四卷附录一卷,明蓝格抄本,半叶12行,行20字;②《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》八卷,附录一卷,清道光间(1821-1850)抄本,半叶9行,行20字;③《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》二十七卷,明崇祯十年(1637)抄本,半叶10行,行22字。三种本子所记内容,均为宋高宗、孝宗、光宗、宁宗四朝事,唯分卷不同而已。四卷本,高、孝、光、宁每朝一卷,附录一卷则为“中兴规模论”、“中兴制度论”、“中兴国势论”。八卷本,卷一至五为高宗,卷六为孝宗,卷七为光宗,卷八为宁宗,附录一卷为“中兴规模论”、“中兴制度论”、“中兴国势论”。二十七卷本,卷一为“统论”,含“中兴规模论”、“中兴制度论”、“中兴国势论”;卷二至十八为高宗;卷十九至二十三为孝宗;卷二十四为光宗;卷二十五至二十七为宁宗。

检其条目,四卷本共计高宗朝236条,孝宗朝59条,光宗朝9条,宁宗朝

67条,总371条。八卷本共计高宗朝234条,孝宗朝59条,光宗朝9条,宁宗朝67条,总369条。二十七卷本共计高宗朝251条,孝宗朝68条,光宗朝12条,宁宗朝77条,总408条。从条目数量上看,二十七卷本最多,四卷本次之,八卷本内容最少。经内容比对,二十七卷本无而四卷本、八卷本有者1条,乃四卷本卷一第195条、八卷本卷五第194条“金虏治兵”。二十七卷本有目无文者1条,乃卷八第118条“会计录”,四卷本此条在卷一第112条,亦是有目无文,八卷本则目录、正文均无此条。如是,二十七卷本实有407条,四卷本实有370条。此外,二十七卷本卷六第8条“光宗久不过宫”,四卷本有,列为第59条,而八卷本无,此即为八卷本比四卷本所少的1条。二十七卷本有而四卷本、八卷本所无有者38条:①卷三第24条“节妇”;②卷四第38条“直言”;③卷八第101条“罢修政局”;④卷八第108条“恤刑狱”;⑤卷八第111条“守家法”;⑥卷八第112条“清三省事务”;⑦卷九第134条“旌忠义”;⑧卷九第136条“廖刚工部尚书”;⑨卷十二第175条“置瓯宁社仓”;⑩卷十三第181条“审程敦原”;⑪卷十四第204条“太学作五贤诗”;⑫卷十四第211条“记人才姓名”;⑬卷十五第218条“内修外攘”;⑭卷十五第225条“兼爱南北”;⑮卷十六第232条“军器”;⑯卷十八第247条“儒将”;⑰卷二十第24条“赈济灾荒”;⑱卷二十一第27条“定国是”;⑲卷二十一第28条“蠲免钱绢”;⑳卷二十一第30条“乾道亲书”;㉑卷二十二第41条“行乾道历”;㉒卷二十二第45条“笃敬天图”;㉓卷二十二第49条“修吏部铨法”;㉔卷二十三第54条“举人毋徇程王之学”;㉕卷二十三第63条“召宰执议”;㉖卷二十四第4条“即位求言”;㉗卷二十四第5条“爱惜名器”;㉘卷二十四第10条“论财计出入”;㉙卷二十五第2条“君子小人总论”;㉚卷二十五第5条“知农事之劳”;㉛卷二十五第7条“举廉黜贪”;㉜卷二十五第17条“清中书之务”;㉝卷二十六第23条“敬天变”;㉞卷二十六第24条“抑奔竞”;㉟卷二十六第25条“戒荐举之私”;㊱卷二十六第26条“盐禁”;㊲卷二十六第27条“戒姑息之弊”;㊳卷二十七第63条“阅孝宗敬天图”。

综上所述可知,二十七卷本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实乃现存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的最佳版本。检《中国古籍善本总目》,仅上海图书馆藏有清抄二十七卷本,四卷及八卷本则未见有收藏者。中国国家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与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处均只藏有“中兴讲义一卷”,附于“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二十三卷”之后。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清抄本《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》,计二十四卷,卷二十四为高宗,比照类目,即上述各本中的“中兴讲义一卷”。检卷二十四,仅有条目23条。而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二十七卷本高宗朝有251条,八卷本有234条,四卷本有236条,《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》卷二十四或《中兴讲义》一卷所涉及的高宗朝内容不到其十分之一。与二十七卷本对照,此一卷即卷五全卷,卷五共22条,而此卷将“役钱、经制钱”一条拆而为二,故为23条。实际上,二十七卷本卷五正文乃太宗记事,为《大事记讲义》二十三卷本卷五所缺

之正文。而诸本所附《中兴讲义》一卷,其内容则正可补卷五正文之缺。与四卷本对照,为卷一,44至66条;与八卷本对照,为卷一尾加卷二头,44至66条。

三

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的体例,与《大事记讲义》相同,“年以纪大事,一朝之事类之,随朝分类,随事通释,考求源委,显微阐幽,言近而指远也。”其中,“年以纪大事,一朝之事类之,随朝分类”,即所谓“大事记”;“随事通释,考求源委,显微阐幽,”即所谓“讲义”也。因该书罕见,故详列其二十七卷本各卷条目名,以飨同好。

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卷一是“统论”,包括“中兴规模论”、“中兴制度论”、“中兴国势论”。

卷二至卷十八是“高宗皇帝”,共17卷。卷二共16条,依次为:南京即帝位,大赦改元,汪、黄、李纲擢用,尊元祐皇后,辨宣仁诬谤,议建四镇,贬耿南仲,罢御营司,颁诏书,置茶盐司,金虏犯边,节义之臣,视陵寝,李纲上十议,检鼓院、看详官,窜张邦昌;卷三共15条,依次为:宗泽留守东京,傅雱奉使,置赏功司,枢密兼户部,置武尉,生皇子赦,碎宝器,节妇,平群盗,省冗官,修京城,李、黄并相,李纲陷齐愈,军变,河北忠义;卷四共14条,依次为:召道学,罢李纲,太学上书,严内侍,窜李纲,置讲读官,直言,思两宫,幸扬州,抑戚里,宽税额,市易务,议配享,金虏犯蜀;卷五共23条,依次为:复科举,役钱,召谢克家、孙觌,东京留守,御史,试举人,献祥瑞,榷茶法,行郊礼,虏敬中国贤,汪、黄为左、右相,诏百官言事,虏犯扬州,车驾南渡,罢汪、黄,罪己求言,颐浩典藩,王渊除签枢(苗、刘之变),会师平苗、刘,复辟,张浚知枢密,赏平苗、刘功,行大赦(法仁宗);卷六共15条,依次为:宰相参政,幸建康,淫雨求言,诛范琼,除御史,奉太后避虏过江,败兀朮,张浚擢用人才,诏陈备御策,褒元祐忠臣,诏亲征,范宗尹相,罢镇抚使,置安抚使,定冒赏令;卷七共15条,依次为:严赃吏法,定祀典,秦桧自虏归,置宏词科,张浚检讨使(平盗),募民耕田,张浚杀曲端,虏败和尚原,罢范宗尹,颐浩右仆射,修日历,戒朋党,行营,屯田法,弭盗;卷八共22条,依次为:亲试举人,都督江淮京湖,置修政局,复转对故事,诏修武备,秦桧罢、朱胜非相,刘光世江东安抚,韩世忠淮东安抚,王似川陕宣抚,平湖盗,除都督承旨,相胜非、罢颐浩,守家法,清三省事务,录黄,岳飞恢复,罢朱胜非、相赵鼎,张浚知枢密,相赵鼎、张浚,会计录,孟庾、沈与求枢密,汰监司;卷九共12条,依次为:资善堂教太子,置交子务,定都,刘豫分道入寇,罢赵鼎九月再相,置枢密副使,虏废刘豫,王伦奉迎使,秦桧仆射,秦桧乞请和,胡世将四川安抚(行酒课),王伦再奉使;卷十共12条,依次为:李显忠归顺,旌忠义,李纲卒,廖刚工部尚书,虏分四道入寇,诸将胜虏,班师,诸将奏捷,秦桧主和,虏创屯田军,罢三宣抚司,岳飞死,罢韩世忠、张俊(刘光世薨);卷十一共15条,依次为:置玉牒所,封皇子普安郡王(孝宗),亲试举人及博学宏词科,停给

僧牒,秦桧窜不附议君子,行经界法,杨存忠加少保,作崇政(垂拱)殿行朝会礼,除国子司业,建国子监(太学、宗学、大小学,幸太学,建武学),更科举法,御射阅步军殿司军、选三衙卒,建社稷、筑圜丘、谒景灵、郊天视高谋,班乡饮仪、作景钟、阅新礼器,严监司失按罪,洪皓奉使回;卷十二共20条,依次为:刊御书石经、建秘书省、求遗书,日食、彗星、芝草词,旌孝行,减亲征、减对众、行宽恤,禁私史,减坑冶虚额、复铁盐鼓铸,幸秦桧第,平虔梅群盗,亲耕籍田,星变(张浚上书),正言兼说书,秦禧知枢密(桧之子),图配享功臣,行太后庆寿礼,再窜张浚,置瓯宁社仓,虏城燕京,科举媚权相,徐宗说除户部侍郎,郑仲熊除正言;卷十三共17条,依次为:燕京筵官、作损卦、讲易,窜程敦厚,窜萧复,施钜除参政,窜洪兴祖,南丹献地图,秦桧疾,秦桧行实,桧死后擢用参政、宰相,除学官、台谏,严告讦罪,(严失举罚)诏侍从、台谏举人久任,宰臣免兼枢密、再除给舍,彗星见诏求直言(日食、风雷雨雪、久雨),严赃吏法,窜张浚,科举直言;卷十四共18条,依次为:授布衣郑樵官,严内侍罚,分遣诸将屯戍,逆亮将渝盟,给四总公据,续皇朝百官表、续资治通鉴,立皇子,太学作五贤诗,罢内侍承授文字、解杨存中兵权,造会子,渊圣皇帝崩、逆亮入寇,上亲征,视师江淮,金虏戢兵,记人才姓名,败金虏,朱倬罢相,赐皇太子名、禅位;卷十五共11条,依次为:中兴人心推戴,立国规模,李纲又上十事,内修外攘,亲征出于圣断,天时人事,赞庙谟,中国夷狄强弱,受命符玺,中原民心怀本朝,兼爱南北;卷十六共9条,依次为:虏降,待夷狄,和战守,战舰,马政,城垒(守城、附攻城),军器,间谍,边备;卷十七共8条,依次为:守御得人,形势、驻蹕,江淮,恤淮民,防海道,荆襄,蜀,屯营;卷十八共9条,依次为:恢复先须人才、东南人才附,将相叶力同心,贤将、才将、名将,儒将,亲兵,精兵,募兵。

卷十九至卷二十三乃孝宗皇帝,卷十九共14条,依次为:求直言,潜邸旧人,复令百官轮对,召用张浚,初政灾异,诏议应敌,初御经筵,修起居注,用兵,严贪吏法,节浮费,限选人改官,禁贡献赂遗,台谏论事;卷二十共11条,依次为:和议,斥龙大渊、曾觌,与虏讲和,给僧牒充会子本、钱会中半法、金银换会,复环卫官,张浚始终主战,晚召对执政,虏入寇胁和,宰相屡易,赈济灾荒,招纳归正等人;卷二十一共15条,依次为:沿边屯田,定国是,蠲免钱绢,汰兵,乾道亲书,置章奏簿、言事簿、看详司,择将才,重讲官,大阅,恤刑,革弊,民兵,盐法,修国史,给舍缴驳;卷二十二共13条,依次为:行乾道历,图恢复,遣使使虏,加尊号,笃敬天图,立太子、教太子,改仆射为左右丞相,朱熹特改京秩,修吏部铨法,并左藏桩封库,点磨内外财计,减茶额,幸太学、武学;卷二十三共15条,依次为:举人毋徇程王之学,觌、抃招权纳贿,诏漕臣举职,张、吕道学,逐王抃、甘升,复白鹿书院,任子定额,禁伪学,制科免出注疏,召宰执议,置补阙拾遗(光宗废之),高宗庙配享,大享明堂,上内禅,光宗久不过宫、皇太后降旨嘉王即位。

卷二十四乃光宗皇帝,共12条,依次为:东宫讲学,开议事堂,即皇帝位,

即位求言,爱惜名器,戒飭官吏,公荐举,尊奉祖宗典章,罢损浮费,论财计出入,皇帝有疾,皇帝崩。

卷二十五至卷二十七为宁宗皇帝,卷二十五共22条,依次为:圣德总论,君子小人总论,即皇帝位,圣学训储,知农事之劳,议祧庙制度,举廉黜贪,初政求言,百僚日对,赈恤凶荒,经筵讲读,朱文公罢经筵,改元法祖,赵忠定罢相,禁伪学,修武略,清中书之务,置华文阁,禁伪党,经筵进读《宝训》,韩侂胄罪言者,均内外之任;卷二十六共24条,依次为:敬天变,抑奔竞,戒荐举之私,盐禁,戒姑息之弊,恤刑狱,厚民俗,韩侂胄为太师,幸学讲尚书周官篇,舟师战舰,教阅民兵,金虏之衰,蠲酒钱,赈饥发廩,大臣预闻财计,罪谏止用兵之士,韩侂胄专权,寒暑理囚,罪直言之士,韩侂胄用兵,用兵失利,和尚原之陷,赏襄阳守御之功,平吴曦;卷二十七共31条,依次为:殛奸求言,嘉定更化,禁止贿赂,惧灾求言,议楮币折阅,和议复成,省节财用,改正权臣事迹,擢监司郡守,崇道学,责监司郡守赈恤,核军籍,谨陞差,体访楮弊,上国史玉牒,上国史会要,阅孝宗敬天图,不与金虏岁币,应接夏鞑,重远方监司太守,下北伐之诏,招徕中原豪杰,集议平戎、御戎、和戎之策,四川董居谊之败,太学生言事,蒙人献宝墨,立国本,条画营田,严铜钱之禁,崇伊洛之学,皇帝崩。

四

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的作者吕中,乃活动于宋理宗(1225-1264年在位)时期的人。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卷一署名曰:“黄甲省元新肇庆府学教授温陵吕中讲义”,是此书乃吕中“新”任“肇庆府学教授”时刊印的,即淳祐七年(1247)左右^①。因此,此书可谓当代人讲当代史,有助于我们了解南宋学者对南宋高、孝、光、宁四朝史事之认识,是一部十分珍贵的史籍,值得治南宋史者重视。

如同《大事记讲义》一样,本书是用于科举考试的指导用书,是为应付科举考试而作。此书将南宋前四朝历史(时即当代史)分为若干条目,加以叙述与分析,颇便学习与掌握,而四卷本、八卷本又加删削,更加简明扼要,大大便利了备考的士子们。如光宗朝,仅12个子目,即囊括整个光宗6年之政治。这12个子目中,稍有意义的,仅“罢损浮费”、“论财计出入”两条,可知光宗朝政治上无所作为。再如二十七卷本卷十三“秦桧行实”条、“除学官台谏”条、“严失举罚”条等处,集中抨击了秦桧罪恶,寺地遵先生(所据为四卷本)总结为八大罪,更易读者认清秦桧面目,堪称精彩。此书中的观点,不仅总结性地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对于南宋前四朝历史的看法,而且通过讲授、刊印,又影响了一代乃至几代士大夫的南宋历史观,在当时是具有较大影响的一部讲史古籍。宋末元初史籍《续宋编年资治通鉴》与《宋史全文》,屡引此书之语;元代刊印的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及《中兴两朝圣政》,将此书之语录入注文之中,均反

^①详见拙文《大事记讲义初探》,《暨南学报》1999年第2期。

映出南宋后期及元代士人对此书的重视。而这种夹叙夹议的“讲义体”，也在南宋后期及元明时期风靡一时。

再者，书中有少数记载，现不见于《宋史》、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、《宋史全文》诸书，保留了珍贵的宋代记载。约略检之，如二十七卷本卷十一“御射”条，“十八年，增殿前司军”、“二十一年，选诸军补三衙”两条，即是如此。

本书的讲义部分，往往有点睛之笔。如绍兴二十七年（1157）的科举，是绍兴二十五年（1155）秦桧死后的第一次科举，王十朋为是榜状元，这标志着秦桧黑暗时代的结束。《中兴大事记讲义》卷十三吕中评论说：“此惩秦桧子孙、馆客并取巍科之弊也。”“绍兴作新之始，则得一张九成。绍兴更化之始，则得王十朋为第一。”^①再如在岳飞被杀的记载下，详述岳飞功绩，痛斥秦桧之破坏抗金事业。日本学者寺地遵在《南宋初期政治史》中，为此专辟一节，介绍其中的议论。凡此种种，俱可反映此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，尚需进一步的发掘。

与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、《皇宋中兴圣政》等书之注文及《宋史全文》、《续宋编年资治通鉴》等书之引文对比后可知，二十七卷本仍难言全帙，亦略有删节。二十七卷本分量已超过二十三卷《大事记讲义》，卷帙繁浩，未删节的二十七卷本则更甚，如同四卷本、八卷本一样，今传世本二十七卷本亦略有删节，以使其简略。不过，四卷本、八卷本不仅删去了不少条目，而且正文亦大有删节。二十七卷本则仅删去了极少数内容而已，基本保持了原貌。在整理二十七卷本时，如注意补入这些被删内容，则可成目前可能达成之“全帙”了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张其凡，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
白晓霞，广州体育学院人文学部

^①详参张其凡：《南宋状元王十朋简论》，载《纪念王十朋诞辰九百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北京线装书局，2012年。